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94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94 ·

綜合類

春覺齋著述記

貞文先生學行記

林氏弟子表

畏廬文集

畏廬續集

畏廬三集

畏廬詩存

朱義胄述編

朱義胄述編

朱義胄述編

林紓著

林紓著

林紓著

林紓著

上海書店

林
紓著

畏
廬
三
集

畏廬七小影



絳以何物而放放膽而著書以少任氣人目為狂
且以者自愧謬託迂儒名為知止而好名之
心躍如名為知是而信謬之心慙如為止知為子
孫歎至初以姑孫之而為其有解輟筆筆宣
與居養心以魚村後以舍宣無江與柳何甘焉
與孫子始有初宣以酒終

吳居養老人自題明年七十



序

集之有序所以助傳也畏廬之文每一集出行銷以萬計且所著譯百五十種都一千二百餘萬言久已風行海內自不待助而傳余又不治古文辭更何足以傳畏廬乃畏廬必責序于余者蓋深念吾伯兄媿室先生也伯兄爲畏廬執友日以道義相切劘畏廬每就一文必商之伯兄時以一句一字之爭斷斷無已方畏廬初集出時伯兄已前卒畏廬以不得一序恆引爲深恨今三集告成畏廬乃以不得于伯兄者轉而及余余何人斯豈足爲畏廬輕重顧念畏廬行年七十又三精健如昔自言少時博覽羣書五十以後案頭但有詩禮二疏左史南華及漢書韓歐之文此外則說文廣雅無他書

矣其由博反約也如此而敘悲之作音吐悽梗令人不忍卒
讀蓋以血性爲文章不關學問也集中敘余家先德甚詳其
哀悼吾兩兄之文章語語出于肺腑余不知文故但述吾兩
家之交誼以歸之畏廬畏廬其許我耶高夢旦序

畏廬三集

目錄

腐解

述險

左傳摘華序

鳳岡劉氏族譜序

慎宜軒文集序

雙忽雷本事序

同學錄序

拜菊盦詩序

百大家評選韓文菁華錄序

鹿邑徐尙書奏議序

守岐日記序

謁林日記序

法國郭休君著

書昌黎處州孔子廟碑後

贈金生錫侯序

此稿久遺竟得補入

送林生仲易之日本序

送正志學校諸生畢業歸里序

送魏君注東奉使比利時序

贈張生厚載序

贈李公星冶序

壽公六十壽序

石顓山人傳

壬灼三傳

丁鳳翔傳

宋牧九先生家傳

陳墨莊先生傳

昭武上將軍姜公家傳

吳星亭將軍傳

許節母張夫人傳

南昌湯君若臣家傳

王列婦傳

太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

與唐蔚芝侍郎書

答姪肅鴻書

答徐敏書

答甘大文書

上陳太保書

止園記

清朝議大夫花翎三品銜湖北試用道玉邑張公配顧淑人合葬墓誌銘

清季士唐先生廟碑

清廣州教諭李君墓誌銘

清榮祿大夫江西廣信府知府二品銜安徽候補道回縣李公墓誌銘

清林文直公墓誌銘

清中議大夫翰林院檢討前新疆道御史梅陽江公墓誌銘

清奉直大夫學部主事閩縣周君墓誌銘

林夫人墓誌銘

清建威將軍提督銜補用副將閩縣楊公墓誌銘

清誥贈奉政大夫胡君嵩高墓誌銘

阜陽王公墓誌銘

清中憲大夫署潯州府知府陽原井君墓誌銘

鄧縣曹蘭彬生壙銘

清奉政大夫贈封中憲大夫花翎同知銜候選府經歷若谷李公墓表

清修職郎訓導徐君墓誌銘

馬遜庵生壙銘

清處士甘君紹堂墓誌銘

宋母張夫人墓誌銘

清中憲大夫邳州知州東麓王公墓表

清贈奉政大夫束鹿李君墓表

清武德騎尉晉贈奉政大夫候選守備晰庵李公墓表

清安州馮先生墓表

屏南徐君霞軒墓表

清處士可園陳先生石表辭

禮園記

汕潮杯氏建立太師公廟記

山居課子圖記

九謁 崇陵記

番禺梁文忠公種樹廬記

風雨恩勤圖記

理耕課讀圖記

秋室研經圖記

泊園記

六合十齡童子賊中尋弟記

南湖舊隱圖記

黃笏山先生畫記

潛廬記

蘇園記

致遠亭記

箴宜女學校碑記

遯園記

御書記

記雁宕三絕

祭丁和軒文

公祭江杏村侍御文

祭林文直公文

祭沈敬裕公文

祭高子益文

清番禺梁文忠公誄

畚曾李先生誄

冒母周太夫人誄并序

告嚴幾道文

張太夫人誄辭

高子益哀辭

陳太保壽文
文用駢體附錄集末

畏廬三集

閩縣林 紆著

腐解

蠹叟者性既迂腐又老而不死之人也一日至正志學校召諸生而詔曰嗚呼世變屹矣億悖昌矣聖斥爲盜矣弑父母者誦言爲公道矣俗固羶耳然何怙愉者之多也吾方憊憊然憂其漸而不知變也彼方諛諛諸語以余爲狂悖而悠泛也嗚呼余將據道而直之耶抑將守吾拙坐而聽之耶將息吾躬而逃之窮山耶將泯吾喙而容其詆譭耶將和光同塵偶彼斯濫耶將虞吾決脰洞腹而與彼同其背誕耶諸生其爲我析之語未竟有笑於座者曰迂哉先生此何時耶噬聖而牙吻張哮道而聲名揚騁私崇怨者財張王醜言怪節者方披猖撓蟻旣肆孰訟其枉崖檢盡去始成爲放先生固爲衛道然譁起而攻先生者且以爲淺衷浮表而莫人容也穢暴陵縱而行此洵洵也以腐爲正莫悉時趨之所從也仲尼何才聽之衰冕而端拱也錮數千年之聰明者孔邱也剪暴夷兇創彼輩之深仇也聚無數之青年而從之冶遊墮萬年之道統而肆其盲求先生踽踽涼涼無輔無傳而曰吾惟時之放而乘險抵巇者方將以先生爲戎

首且羣起而培之先生胡穢穢然開闢而致寇先生啞然而笑曰汝胡言之怯也墨突弗黔篤於匡時而孟子疾之楊子惜毛弗利天下苟害天下毛亦弗拔而孟子黜之老言曠而冥佛言幻而深韓愈乃讓老而闢佛楊墨佛老匪獸匪禽而孟韓攻之若束溼焉然則悖倫侮聖者當益爲孟韓之所急乎乞食長安蟄伏二十年而忍其飢寒無孟韓之道力而甘爲其難名曰衛道若蚊蚋之負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我者將爭起而吾彈也然萬戶皆鼯吾獨嚶嚶作晨雞焉萬夫皆屏吾獨悠悠當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爲牛則羸胡角之羴爲馬則驚胡蹄之鐵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嘗爲之子耶巍巍聖言吾不嘗爲之徒耶苟能俯而聽之存此一線之倫紀於宇宙之間吾甘斷吾頭而付諸樊於期之函裂吾胸爲安金藏之剖其心肝皇天后土是臨是監子之掖我豈我之慚

述險

余恆告諸子曰恆人怙過天或恕之憫其愚也君子怙過天有時或極之怒其知過而憚改其費人爲善者將絕望焉余少而知懼畏天之心與年俱增然天之所以敕予者亦至其兇險也